

素心静观

何诚斌

一个大型工作间,百号人一起办公,或面对面,或肩并肩,或背靠背,或面对背,或背对面,同一环境中许多同事彼此无必要接触了解而始终陌生(非同部门),成为特定人际生态。区块间三两人的工作交流,传递着信息,释放着噪音,虽有别于社会公共场所,但与人员的流动使公共空间具有不确定性从而消解着个体对群体的归属信赖感,却有着某种相似。也有别于车间的生产流水线,但工位的相对开放状态使脑力工作的独立性受到影响,思维遇到不稳定气流(走动声、说话声)的干扰,使创造角色变成执行角色,这又如同车间流水线的操作模式。

有一天,我在工位上实在坐不住,心烦意乱,便在微信上晒起自己的状况和情绪:“在大办公室写文案,做到人海中心神平静,声浪间杂念止息,需要修炼到一定的境界才成。”我觉得自己的境界确实一般,想到了一千条关于“静”的格言,一万种如何“静”的方法,都没用。我突然发现,自己静不下来的症结是:我不是一个素心人!

“万物静观皆自得”的前提,是要有一颗素心,否则目光在万物上飘忽不定,越看越烦,以至于春哀、夏忧、秋愁、冬苦,怎么会“四季佳兴与人同”呢?现在好多人在城里住久了,要去亲近大自然,然而大自然也不是随便就可以亲近的,更别提什么融入大自然了,除非你是个素心人。“临溪流以静对,访草木以素心”,能与自然亲近,说明你的心是与自然相通的,这样万物才会打开心扉,让你获得宁静。

我喜欢张岱的文章,他有着对生活对生命的自然、本真的审美倾向,《陶庵梦忆》篇篇见其素心。素心哪里来?有来自“幸生岩壑之乡,共志丝桐之雅”者;有来自“大雪三日,湖中人鸟声俱绝……独往湖心亭看雪”者;有来自“从容秘玩,莫令解秽于花奴”者;有来自“桃则溪之,梅则屿之,竹则林之,尽可自名其家,不必寄人篱下”者;有来自“酣睡于十里荷花之中,香气拍人,清梦甚惬”者……

人生活在物质世界,自古都一样,要面对生计及经济状况的好坏。其间读书人会有一种文字表达的需要,对现实的感受,或悲或欣,或歌或泣,化成思想的声音,传递、传播,影响他人。现在信息特别发达,哪个人有钱,哪个人更有钱,随时随地信息奔涌而来,刺激着人们的神经,一颗颗心在比较与参照中失去平衡,欲望上升,不得安宁。表示不服气,要争口气,自我正向引导者还算好;就怕由自卑到仇富,由嫉妒到憎恨所有成功者,人性变得阴暗,就有危害之风险了。在处处只谈金钱,不谈情怀的氛围中,一个人做到心如枯井、波澜不生确实了不起。我终于理解程颢《秋日》诗之落句为何是:“富贵不淫贫贱乐,男儿到此是豪雄。”

我从业的是一家民营公司,尽管内部有严格的薪酬保密制度,但同事之间还是窥探、打听出彼此的薪酬级别。有人主动悄悄告诉我,小王月薪20K、小赵月薪25K,本部门十几个人的薪酬级别情况,我来这里上班不到一个月就全知道了。小伙伴们是80后、90后,比我这个60后年轻许多,而他们的薪酬比我高,有的人甚至是我的几倍。我努力让自己相信,年轻人的优势比我强,可还是常有挫败感,有种来此恨晚感,有种学不当用感,有种年龄歧视感……百感交集,心不能定。我可以“富贵亦不睹,饥寒亦不知,利害亦不计”吗?那岂不成了不食人间烟火的冬烘先生?

所以,我的问题是自己没有一颗素心。没有素心而静观不得,眼前乱糟糟,耳里闹纷纷。一个百余人的办公场所,绝对不会只有我不耐烦和浮躁,他们也在自我调节,在做自己的思想工作吧。常常有辞职而去的,也常常有应聘而入的。同事中,可有素心人?若有,我当见贤思齐,修素心之法。得此法,才能达到如程颢所说的境界:“道通天地有形外,思入风云变态中。”

程颢及古代理学家们,注重心灵的修炼,他们在治学过程中发现“心学”是一切学问的基点,也是一切学问的最高点。于是,他们以儒家的身份,抵达道家的思想,再又回到儒家的理想,似乎是个素心人了。周末,我在家检阅“心学”经典,并沿波逐流,读到了钱钟书先生的一句话:“大抵学问是荒江野老屋中二三素心人商量培养之事,朝市之显学必成俗学。”钱钟书算不算一个素心人?他大半生经历着战争、斗争等非常时期的社会动荡环境,仍写出《管锥编》《谈艺录》等众多冷门的、深奥的著作,他奉行“把忍受变成享受,是精神对物质的最大胜利”的信念,素心不扬而自显,辉映于文坛。

我想象着“荒江野老屋中”的画面,并自问它在哪?当今世界这种地方还是能够找到的,素心人也是有的,如乡野质朴的农民。做学问的素心人会离开城市选择去那里吗?钱钟书显然只是假设一种场景而已,实际上无论在什么环境,读书治学的目的取决于心。素心人做学问,可以做到不赶热闹,不逐名利。素心人相遇何其有幸,遇不到则“独与天地精神往来而不敖倪于万物”,这倒成了道家所推崇的“真人”,更难得了。

冬日罨泥

徐学平

北风乍起的时候,地里的农活差不多都得停歇下来了,可村里的汉子们却闲不住。于是,蛛网交织般的河道上便又忙碌了起来,他们一个个站立在船头,用竹竿做的大夹子似的器具罨河泥。

罨河泥,那可谓称得上是水乡平原上一道独特的风景。栖息在竹影婆娑的泥塘口,抑或走在蜿蜒曲折的田埂上,远远便可以看见麦苗深处散落着数十根竹梢正在有节奏地上下簇动。走近了,才知道此处田间夹杂着小河,河水是低于田野的,走在远处,很自然地就能看到很多竹梢在动。河里横竖着不下于七八条罨泥船,船只缓缓荡于中流,一条船两个人,一人撑篙一人执竿,分立两侧船舷,罨竿开合,将河底淤泥提人入船中。

罨河泥是种力气活,凡是有男劳力的人家,一般总是不让女人和小孩沾边的。汉子们站立船头,脚踩跳板压住船身,使尽全力将罨泥夹子伸到河底,两只大手用力将两根分开的罨杆缓缓夹住,然后慢慢拖起沉重的罨头,任它在船沿边划过美丽的圆弧,再用力提上船舱,松开夹子,河泥落下,发出悦耳的声响。那肥沃的河泥黑得发乌,油光闪亮,散发着阵阵水草的清香。罨河泥的过程充满了劳动的愉悦,适时地再吼上

几句深沉的船号子,歌声婉转悠扬,在蓝天和白云间穿梭,就像翠鸟掠过水面,在阳光下自在舞动着她梦幻般的身姿。

泥渣上岸进塘之后,便会有些鱼虾跳将出来,虎头鲨、青虾、昂刺……几乎有数十种。待泥浆稍淀,还会有螺蛳慢慢冒出,在乌金般的淤泥上,形成十分美妙的图案,或水墨淋漓,或淡雅清新,浑然天成,细细玩味,颇多意趣。孩子们光着脚丫子,裤腿挽得高高的,踩进软软的泥塘里,拾螺蛳,摸蚬子,跑不了几个泥塘,小桶、小盆就都被装得满满的。他们结伴到河边洗却泥污,然后一起嬉笑着蹦一蹦一跳地往有家的方向赶去。远处,在空中回环的炊烟袅袅娜娜,裹着头巾的村妇们已经开始为劳作了一天的家人张罗晚饭了。

在那个缺衣少食的年代,河泥还是农家的一件宝贝。乡亲们将罨好的河泥用来沤塘肥地,罨上来的河泥一船一船地被挑上岸,又被一堆堆地摊放在麦田里。小麦在河泥的滋养与簇拥下不畏严寒地生长,它们焐热了庄稼,也焐热了农家人的希望。更可贵的是,罨河泥的同时其实也清理了河道,无形中又促进了生态的良性循环,被清理过的河流在阳光的抚摸下越发清澈。

不知从何时起,罨泥这一农事活动几近绝迹,那种竹制器具仿佛一夜间突然消失了,再回故乡,也早已不见它昔日的模样。

冬与树语

郭华悦



是只见花叶,不见根本。

而冬天,就是这么一个可将根本坦荡荡展现在他人眼前的时机。

冬天的树木,褪去了花叶果实,显得格外静寂。但静寂有静寂的智慧。粗壮遒劲的枝干,无所装饰,却显得淡泊豁达,坦荡荡地,把自己原本真实的样子,展现在冬天里。

此时,树下一壶茶,与树轻语,便能品出树的曼妙。无花叶障目,眼前的树,因坦荡朴实,而毫无遮掩。这样的时光,适合心与心的对话。

人,何尝不是如此?人生,迈入严冬,也不见得是坏事。褪去花叶,于己而言,更能看清楚地看见自己本来的样子。这本不是什么难题,只是俗世之中,花叶障目,以至于很多时候,很多人连自己都看不明白。

于别人而言,亦是如此。往日里,你不见得是你,对方不见得是对方。可在冬日里,当对方褪去了繁花绿叶后,可能是不同于往日的另一番模样。这样的人,对你而言,似乎有点陌生。但细细一想,人与人之间,贵在真实。能领略到对方真实的一面,进行心与心的对话,而不是平日里的迂回曲折或虚与委蛇,那也是挺难得的事儿。

冬日里,与树语,与人言,静对人生是清欢。

冬日里,适合与树木进行对话。

平日里的树,郁郁葱葱。在这样葱茏的绿意中,很多东西都被掩盖了。映入眼帘的,尽是看似美好的事物,而很多本该被注意的物象,却因为被一树灿烂的花红柳绿迷了眼,视而不见。

这像不像一个人?得意时,身旁繁花似锦。此时,若与其对话,入耳入眼的尽是莺声燕语,锦簇花团。看似美好,却总归不够真实,形似海市蜃楼。

叶,终归要落去;花,亦不可不凋谢。所以,花叶再美,也无法成为树的根本。看树看人,都是一个道理。眼睛若只盯着花与叶,以对方堆积在表面的璀璨作为识人识物的标准,得出的结论无疑